



地坛的浪漫

王爽

椅走过每一米草地,有时睡,有时醒,“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他在和地坛相看两不厌中,久久地思考。他想弄明白很多

事,想关于生、关于死、关于命运、关于要不要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在这座古园里从迷茫到笃定,从自怜不幸到“感恩于自己的命运”。他用文字记下了这一切,并在以后的很多年反复书写对他地坛的想念,想念它的安静,而这安静并非无声。

史铁生可能不会想到,因为他的书,几十年后的今天,地坛成了众多文学爱好者的“朝圣之地”。他们带着各种版本的《我与地坛》来到这里,在老柏树下、在草地上,在史铁生轮椅经过的地方,安放下自己的困惑、焦灼和不安,正像史铁生说的那样,“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时空两端的年轻人,就这么默契地共鸣着,那些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文字,带着鲜活的生命和深沉的思考,在今天焕发出一种别样的力量,仿佛一条纽带,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

如果说地坛在诞生之时所承载的功能在于由皇帝作为天子在这里代表万民与天地之神对话,谢厚土生养之功,祈社稷永固、国土安宁,意在沟通人神,那么时至今日,地坛则叠加了打通时空、探究文学与生命关联的深刻寓意。它从宏大的、集体的祭祀空间变化为容纳了对个体命运进行哲学沉思的当代精神空间。这种从“天地到个人”的转变,是时代赋予地坛的新的魅力——它既能让人们触摸到历史的深邃厚重,又能承载当下年轻人的情感和思考。地坛书市回归了,爱书者在这里徜徉文字之海;“我在地坛”文创店里人流不断,文学青年们捧一杯咖啡,重读史铁生、余华、莫言。谁又能说,这不是属于当代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呢?

在地坛,这样的浪漫还有很多。比如那两棵树——从地坛公园北门进去,走不多远往右一拐,就能看见距离不远的两棵国槐,树上各自挂着牌子,认养人分别是“余华的朋友铁生”和“铁生的朋友余华”。这当然不是史铁生和余华本人认养的树,只是普通游客认养并出于对作家的尊敬在认养人一栏中这样注明。但这就是这两棵树,让无数人泪目,有网友说“余华与铁生,让我看到了友谊最好的样子”。这两棵彼此守望的国槐仿佛一直在讲述着关于生命和友情的故事,让人确认——那些

无助和脆弱的时刻,生命可以在真挚的友情面前重拾力量,在无数个绝望的边缘重新走回生活的轨道,将原本灰蒙蒙的人生图景点染得斑斓多彩。站在树下,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些曾经亲密无间的伙伴有多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那些面对面的笑谈只剩下手机上的点赞?然后会想拨通电话,听一听对方的声音,或者干脆约一次见面,给彼此一个紧紧的拥抱。

地坛里被认养的树还有很多,细细看那些标明认养人的小牌子很有意思。有的写着全家人的名字,表达着家庭的美好祝福;有的写着明星偶像的名字,体现着“粉丝”的热情;有的则个性十足,比如“得失我命你来啰唆”,仿佛在梗着脖子和你叫板;比如“还行吗?挺好的”,像是好脾气的人冲你宽厚地笑。有个认养人叫“天朗阔舒云淡风轻”,简直和那棵粗壮高大的侧柏有一种形神一致的效果。还有一棵树的认养人是“明月楼与扁舟子”,哎呀呀,这不是用了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的追问“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用这么美好的互文做名字,这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抑或是相隔两地的恋人?光是这样猜测,就让人觉得我们中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真是浪漫极了。

如果赶上晴天,在下午三四点钟来到地坛,你一定要去东墙那里看看“地坛的海”。地坛当然没有海,但是,当阳光透过树影照射在东侧围墙的灰砖上,砖块的纹理明暗起伏,远远看去,很像是茫茫大海。墙是阻碍,是围困;海是广阔,是无涯。可以把墙“变成”海,便可以让心灵穿过墙的阻隔,神游八方,自由驰骋。面对“地坛的海”,忽然想起《逍遥游》里的句子:“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当年看到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他肯定也有着这样自由而浪漫的想象。想看到“地坛的海”不容易,需要天时地利和一点点想象力;想找到“地坛的海”也不难,你甚至可以直接用手机里的地图导航。当你看到“余华和史铁生认养的树”和“地坛的海”都在导航软件里成了实实在在的点位,真会觉得这些技术感十足的应用也满载着人文色彩的浪漫。

地坛的浪漫就是这样,在这里你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然后蓦然回首,仿佛看见轮椅上的史铁生脸上浮起微笑,对你说——“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滨江道“大铜钱”浮雕旁,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交通旅馆,如今已焕然一新,成为一家前沿科技品牌店。在此之前,这座建筑经历了近3年的修复时光,规划设计团队(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一院)在砖石与钢筋间,解开了一个“让历史活在当下”的难题。有幸参与其中的我们,见证了百年交通旅馆的新生。

2022年初春,当我们第一次踏入交通旅馆时,这座1928年由法国设计师保罗·

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一)

百年交通旅馆的新生

狄 阔 陈旭



修复前后的交通旅馆对比图

穆勒打造的摩登风格建筑,早已没了当年的神采。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它的“病症”比预想中更复杂:建筑外部砖墙看着完好,但仍存在很多小“伤口”。而内部在2004年改造时,原始结构被拆得面目全非;屋顶的女儿墙早已损毁,入口处的骑楼也变了模样,更让人揪心的是,消防设备锈迹斑斑无法使用,电气线路更是藏着安全隐患。

“不能让文物只停留在‘保护’的冷冻里,要让它能看、能用。”抱着这个想法,我们扎进了档案馆。翻遍数十份原始图纸和历史照片,终于摸清了建筑的“原貌”:底层是基座式设计,二层至五层有纵向壁柱,五层大券窗下有钢混阳台,顶部还有八角塔楼。以此为依据,我们定下修旧如旧、内外兼修的核心原则:外部要复原骑楼、修缮外墙和损毁的女儿墙,内部要补全消防设施,更要让现代功能不破坏历史肌理。

修复过程中,外檐修缮是第一个“硬骨头”。骑楼作为老商业建筑的灵魂,必须恢复;损毁的女儿墙修复,按照图纸反复比选方案,最大限度保护原始结构;而墙面的水刷石材质,既是历史特色,又耐得住天津的风雨。我们最初想省事:局部清洁破损处,保留现有墙面。可真动手才发现,外墙被喷涂过好几遍真石漆,每层漆的种类、厚度都不一样,像是给建筑裹上了层“硬壳”。团队试了6种清洁方案:用不同的清洁剂,分4个时间段覆膜静置,都不尽如人意。

看着满墙斑驳,咬咬牙,我们决定“冒险”——局部剔凿首层外墙,找一找历史留存的真石漆。锤子敲下第一下时,所有人都盯着墙面,直到剔到北侧墙角,终于露出一小块米黄色的水刷石,颗粒均匀,肌理清晰。就凭着这“救命的一小块”,我们重新制订方案:把水泥砂浆覆盖的区域,用传统工艺重做水刷石;现存的水刷石区域,用细毛刷一点点清理。

为了匹配原始色彩,我们在现场打了5次样。每天不同时段去看光线:清晨的柔光和日光、正午的强光、傍晚的余晖,每次都调整颜料比例,直到最后一块样品,在任何光线下都和历史照片里的墙面别无二致。当骑楼的檐廊重新舒展,我们发现那水刷石墙面泛着温润的光。

如果说外檐是“守旧”,那么内部设计就是“创新”的博弈。这家前沿科技品牌店要做的是华北最大的旗舰店,2700平方米的空间里,既要卖产品,也要有体验感;而我们要的是“不破坏文物的现代感”,这让团队“吵”了好几轮。最初有两个方案:方

馆,突然想通了:这片街区需要的不是“独树一帜”,而是“互相激活”。咖啡店代表着现代休闲生活方式,劝业场是传统商业,交通旅馆该是“有温度的科技空间”。最终,“花园社群”方案定了下来。我们在天花板上模拟原法租界的方格路网做造型,用预制构件拼接,里面藏着通风和空调设备;入口处复原了历史上的钻石形中庭,摆上绿植,使街道的活力得以“流入”室内;中央的螺旋楼梯,我们反复调整踏步的高度和弧度,试了十多次,直至老人和小孩行走其上都感到平稳舒适。试营业时,有人在咖啡区品尝,有人带着孩子在儿童区玩耍,这

种不违和的热闹,正是我们想要的。

还记得2023年9月18日深夜,灯光和屏幕仍旧在紧张地测试中,力求完美亮相。第二天清晨,看到店外排起了长队,有人举着手机拍楼,有人走进来说“这老楼修得真舒服”,连日的疲惫感突然就散了。暮然降临,百年外檐在光影里若隐若现。

那一刻突然明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只是修缮,更是给建筑续写故事:1928年它是交通旅馆,见证过近代天津商业的繁华;2023年它成为一家前沿科技品牌店,承载着现代人的科技生活。如今走在滨江道上,偶尔还会遇到老天津人指着建筑说:“这是以前的交通旅馆啊!”而年轻人会笑着接话:“现在是科技体验中心,里面的咖啡挺好喝。”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大概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褒奖。

(狄 阔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级工程师;陈旭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一院副院长,高级规划师)



雪月(中国画) 纪振民

着金麒麟的缘由而生出风流韵事,却意外听见宝玉对着湘云夸赞她从来不说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于是“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人的内心复杂难以厘清,而雪芹在这里则甘愿充当心理分析师,从喜、惊、悲、叹四个维度展开明确的陈述,这在黛玉本人恐怕也是“理还乱”的。看来,雪芹是刻意期待读者理解黛玉的心思,而且是明确、全面、系统地理解。

这一回的四个维度是通过第三人称视角陈述,显得较客观,至第三十四回,黛玉明白了宝玉送手帕的深意,文章以她为第一人称的口吻又道出心中的喜、悲、惊、惧、愧,可谓“五味杂陈”,乃由雪芹笔触的辅助写出黛玉对自我内心世界有意识的感知、梳理,且具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于是走笔写出题帕三绝句。

可见,雪芹塑造黛玉,某种程度上是第一等用心,又着意刻画、分析黛玉的心,乃至于《葬花吟》《秋窗风雨夕》也可视为彻底的心理诗化独白。诗人固然要在诗中抒情言志,但情志与心理尚不可完全等同视之。书中湘云、探春等人的诗作不乏佳品,可从中品味情志,却未必可知心理。宝钗的“送我上青云”等句固可视为心理的表达,但不够深切、系统。唯有黛玉两篇长歌,发自肺腑,心理袒露无遗。当然,此二诗本就是她独处自白之作,并非写给人看的。

黛玉这人物初看有些讨厌,但多读则对其更多是同情与惋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的心理“绝地纯真”。

附带举一小例,第三十五回写她借对《西厢记》崔莺莺身世的感叹,道出自己的悲伤。她说,崔莺莺啊你诚然是薄命人,“然你虽命薄,尚有父母兄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连父母兄弟俱无……”因她没说“我黛玉”,而称“林黛玉”,有学者就分析说:“当林黛玉借着莺莺的身世来跟自己比较时,她为了表示公正,内心虚拟了一个旁观者,由此展开多个层次的思维推进。”还有一段分析,这里就不引用了。此类分析似乎很细密,但其实很荒诞。且不说黛玉的心理是否有“公正”的必要,就是虚拟一个客观的旁观者,也恐非常人所能设想。其实,人无论在心在口,想要加强语气或造成自我对话,自称全名是很正常的表现。黛玉这时自称全名,缘于一种强烈的情感波动,她在和莺莺“对话”中自称全名,大有自悲自叹之意。如果说“客观”,她自己的陈述本就可以很客观,不必再假设一旁观者的口吻而“踵事增华”。因为,黛玉的心理,容不得一点儿“假”的成分。

总以为这辉煌的人间是由两种光共同照亮的。一种在天上,朗朗地照着,是日头,是月华,是璀璨的星河;另一种却是从地底,从深渊,从人所看不见的尘埃与暗影里,一寸一寸地挣出来。这后一种光,便撒在他们手里。

我见过那打石工。他蹲踞在那里,像另一块更古拙的石头。锤起凿落,不是清脆的“叮当”声,而是一声沉闷的“嗵”,仿佛不是铁器击打岩石,而是血肉之躯在与之角力。石屑纷飞,如干燥的雪,落在他的眉棱上、肩膀上,落在他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那石头上渐渐显出的凹痕,何尝不是他生命的刻痕?石头一寸一寸地形成,他的人,却仿佛一寸一寸地矮了下去,磨了下去。他是在用自己有限的血肉,去雕琢那无限的、冷硬的永恒。

我见过那石油钻井工。从钻井台上下来,他整个人像从墨池里被捞出来,只有一口牙是白的,还有那双眼睛。油污在身上结了痂,成了另一层厚重的皮肤,可那眼里的光,却是遮不住的。那光,不是灯盏的明耀,而是地火在喷发前,于万丈岩层下无声的奔涌。他看人时,让人觉得他不是在看你,而是在看你身后那片他亲自从地下唤醒的黑色的海。那浑身的污浊原是工业的血液,而已却成了镜中最模糊的身影。

这些面孔和身影,在我眼前

喘息;他们是泰山上的挑夫,那颤悠悠的扁担,丈量的何止是山的高度,更是生命的韧度;他们是地心归来的矿工,带回一身煤黑,是大地深处被埋藏了上万年的光……

还有他们,那些在百米高空与风絮语与云为邻的人。修复高压线路的工人,脚下是令人眩晕的虚空,可他托举着的,是远方一扇扇窗里的温暖,一个个孩子灯下写字的安宁。那清洗外墙的“蜘蛛人”,晃晃悠悠地与整座城市的玻璃幕墙对望。幕墙如镜,映出蓝天白云、车水马龙,却偏偏寻不见他自己那张流着汗的、真实的脸。他是在用身体,擦拭着别人的窗明几净,自己却成了镜中最模糊的身影。

这些面孔和身影,在我眼前交织成一片无声的、移动的森林。我当过建筑工人,见过许多砌墙的女工,她们将万般温柔,都封存在了水泥冰凉的格子里;见过翻砂的汉子,每一次奋力的翻动,都伴着一次对生活沉重的

光之歌

戴冠伟

他,便是这血液里沉默的、行走的心脏。

还有他们,那些在百米高空与风絮语与云为邻的人。修复高压线路的工人,脚下是令人眩晕的虚空,可他托举着的,是远方一扇扇窗里的温暖,一个个孩子灯下写字的安宁。那清洗外墙的“蜘蛛人”,晃晃悠悠地与整座城市的玻璃幕墙对望。幕墙如镜,映出蓝天白云、车水马龙,却偏偏寻不见他自己那张流着汗的、真实的脸。他是在用身体,擦拭着别人的窗明几净,自己却成了镜中最模糊的身影。

这些面孔和身影,在我眼前交织成一片无声的、移动的森林。我当过建筑工人,见过许多砌墙的女工,她们将万般温柔,都封存在了水泥冰凉的格子里;见过翻砂的汉子,每一次奋力的翻动,都伴着一次对生活沉重的

喘息;他们是泰山上的挑夫,那颤悠悠的扁担,丈量的何止是山的高度,更是生命的韧度;他们是地心归来的矿工,带回一身煤黑,是大地深处被埋藏了上万年的光……

正是这些在尘土与黑暗中匍匐、挣扎、前行的脊梁,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可以仰望星空的天空。他们将自己献给了粗糙的石头、危险的电流、无情的风雨……他们磨损了容颜,模糊了姓名,用一身尘灰,换来了世界的清洁与明亮。

你若问我,光在何处?光,在打石工那迸溅的火星里,在钻井工那双明亮的眸子里,在挑山工那沉甸甸的步子里,在矿工那身洗不净的煤黑里。他们将自己活成了一道道幽深的刻痕,一座座无言的丰碑。正是因为有了这千千万万道从大地上升起的不息而坚韧的光,才驱散了阴霾与黑暗,让世界变得阳光灿烂,无限光明。

满庭芳

第五四二〇期

一曲“花落了”直面“生死课”

——评《花落了:一个大了的生死笔记》

刘云云



传递出对生命尊严的尊重;死亡、葬礼和告别都是冷冰冰的,然而借由作者的笔触,却能让人们体会到人世间友情、爱情、亲情的动人之处、可贵之处,足以陪伴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生风沐雨,度过这平凡而又弥足珍贵的一生。

作为读者,读完此书能进一步了解大了这个职业的更多面向。某种程度上来看,大了身兼多职,如作者所言,“大了始终是为活人服务的”“一个大了要有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能力——心理辅导师、张嘴就来的脱口秀演员、急救员,甚至是家庭调解员”。在书中,也的确可见韩云家三代大了是如何见证一个个逝者的人生轨迹,对其进行什么样的临终关怀,目睹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陪伴家属们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以及由此种所产生的生死

哲思。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很多地方不经意间流露出浓郁的天津味道,幽默、风趣的文字常见其中,天津人骨子里的乐观、热心肠等特点在章节里时隐时现,有时读着读着,不免让人产生错觉,书中人物是不是在面对死亡,面对一场将要到来的葬礼?但读到最后,又不禁让人瞬间了然,这就是天津人,这就是天津人的达观乐天。聚散无常、坚韧重生,东方文化中“向死而生”的辩证思维,在书中很多人物身上都有深刻而具体的体现。温情幽默中不乏冷眼旁观,冷静理性中又饱含同情与安慰,这既是作者描述的大了这个职业的特

点,也是《花落了》这本书整体的基调。近年来,文坛涌现出一批素人作者,包括快递员、保姆、保洁、工人等,他们“以我手写我心”,给文坛带来一股质朴清新之风。韩云用笔记录下天津民间殡葬史的变更,《花落了》已是她的第二部作品,此前她的《白事会》曾于2016年登上豆瓣网当年读书年度书单。韩云的非虚构作品,让我们看到素人写作的无限可能性,其扎根于真实的世间生活中,写出所见所闻所感,给平凡的日子带来文学的观照、慰藉和提升。

最初看到友人在朋友圈里推荐这本书,目光刹那间就被封面设计所吸引:层层叠叠、铺天盖地的红色玫瑰花中,一个人躺在花丛里,仅露出半张脸,双手高举,双腿抬起,似乎想承接什么、拥抱什么。而《花落了》这个主书名,一度让我误以为这是一本抒情类的散文作品集或是一部小说。直到看到朋友评论“这是一本让天津人读后又哭又笑的书”,又看到书名副标题里的大了二字,好奇心被激发,买回来很快就读完了,逐渐品咂出封面设计的寓意,久久沉浸在书里那些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故事中。

这其实是一部书写民间殡葬故事、探讨生死哲理的纪实文学之作,即非虚构作品。大了是天津人对婚丧嫁娶组织者的一个称呼。时过境迁,现在的大了,专指白事的组织者。作者韩云是一位女士,出生在一个“白事之家”,从小目睹爷爷和父亲帮助逝者家属处理白事。《花落了》这本书讲述了韩云家三代做大了,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所办理的9场深感感动过她的白事。这9场白事,大部分是韩云作为一个旁观者